

# 開國盛況追記

蔣君章

## ——民元領導中心建立經緯

### 首義當時待決要事

今年元旦，是中華民國開國第六十七個紀念日，六十七年前的今天，是國父孫先生正式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於南京，中華民國也在此日正式宣告成立，因此，這一天我們稱之為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誕生之日。這一天，在我國歷史上是劃時代的一天，也是亞洲政治史上劃時代的一天。這一天，上距武昌首義兩個月又二十一天。由此可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在當時真是煞費周章，經過多少討論和磋商，纔得到的結果，而其關鍵則完全在國父的行動。今天我們回想當時的情形，國父真是以一身寄天下之安危。

武昌首義的時候，國父正在北美作革命號召的旅行。及知武昌起義的消息，乃橫渡大西洋，向英、法兩國當局作外交上的遊說，深獲英、法兩國對我國革命的同情，可以說很圓滿達成任務，始鼓棹東歸，於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到滬。國父在歐洲忙於辦理外交事務之時，正國內討論臨時政府的組織及領導人的選問題之時。

後一問題，直要等到國父返國有日的消息傳布以後，始告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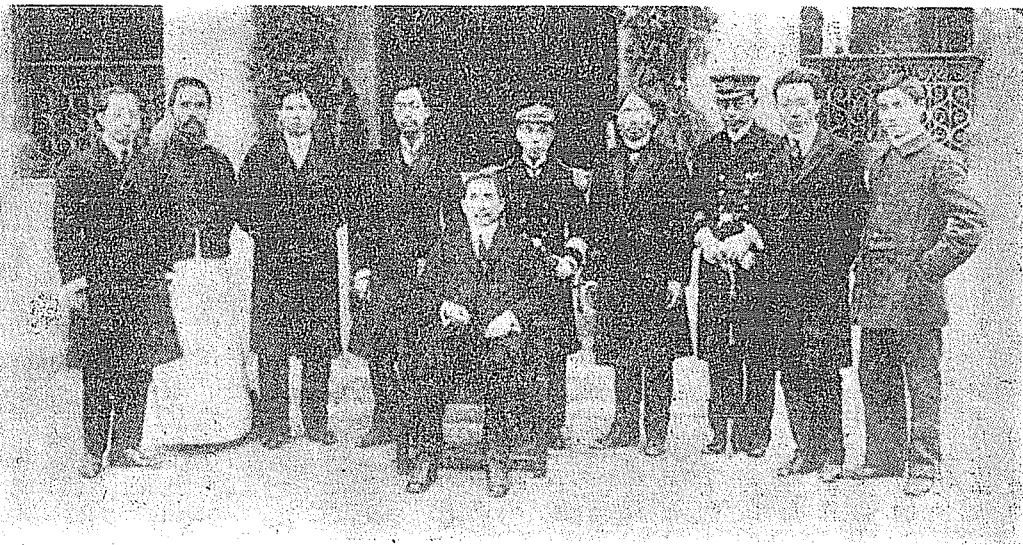
當時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有：第一，是已光復各省共同指揮的統一問題，也就是中央臨時政府的組織問題；第二，中央臨時政府的領袖問題和體制問題。而這個問題又牽連到第三個問題，那就是南北和議和袁世凱投降問題。袁世凱的投向革命陣營，不是對革命主義有所認識，而是利用革命勢力來壓迫滿清政府退位，更利用滿清政府來向革命軍勒索，他的政治資本便是由他一手訓練的北洋軍。他勒索的目的，是要革命軍承認他做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原來，武昌首義以後，策動和指揮各省的革命起義，由同盟會中部總會主持，原無問題；但中部同盟總會只是幕後主持，並不公開的對外，它是一個革命黨的組織，而不是政府組織，對外交涉是要由政府來主持的。因此武昌首義以後，革命軍的統一指揮和統一交涉，無形之中，都以首義所在的武昌為中心，並無中央政府的組織。這一問題，逐漸形成革命陣營的弱點，有識的革命志士便有組織中央政府 and 推選領袖的必要之認識，這便是中華民國臨時

政府組織的前奏。

### 上海方面通電提議

組織臨時政府的首倡議者是上海方面的革命同志，其次是武漢方面的同志。但是武漢方面的通電，却較上海方面早了一日，這是因為滬方通電時的列名問題所遲緩。武昌方面的通電，主張各省代表在十月初十日（陽曆十二月一日）集會於武昌，並無具體內容。翌日即九月二十一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上海都督陳其美聯銜通電各省，主張仿照美國獨立初期十三州會議總機關之確定國會辦法，由各省代表集合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總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方法，以期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並提出四點集議意見與三個集議問題。四點集議意見是：

- 一、各省舊諮議局各舉代表一人；
- 二、各省現時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常駐上海；
- 三、以江蘇教育會為招待所；
- 四、兩省以上代表到會即行開議，續到者隨



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先生與閣員蔡元培(右四)王寵惠(左四)于右任(左二)等合影。

到隨與議。從第四點來看，可見當時統一革命陣營之政治組織需要的迫切。三個重要議題：即公議推派外交代表、軍事進行的聯絡方法和清室的如何處置問題。這三個問題是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所謂外交代表，最主要的任務是代表革命軍與袁世凱代表談判和議問題，而南北和議之實現，則需要解決退位後的滿清皇室如何優待問題。當時的袁世凱還，是假惺惺不欲把滿清皇室的孤兒寡婦一脚踢開，故如何優待滿清皇室，成為南北和議中重大問題之一。

九月二十二日，江蘇都督府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爾登，電催各省代表迅速到滬集會，並建議公推伍廷芳與溫宗堯為臨時外交代表，實即與袁世凱代表談和之革命軍代表，簡言之，就是南北和議的革命軍代表。所謂南北和議，首倡者實為袁世凱。武昌首議，不三日而底定三鎮，清廷震動，乃起用袁世凱。袁以馮國璋為第一軍總統為前哨，段祺瑞為第二軍總統為後援，經由河南直趨湖北，首拊漢口之背。馮軍正向漢口發動總攻收效時（在陰曆十月初），即以劉承恩為代表，經漢口俄國領事的介紹，與革命軍言和。袁世凱挾革命軍之聲勢向清政府要脅的陰謀，此為第一招。劉承恩鄂人，與黎元洪有舊，故袁世凱利用之。袁世凱給劉承恩的條件：(一)清廷下罪己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黨禁，(四)皇族不問政事。蓋即慈禧太后及康梁君主立憲的老調。革命軍置之不理，而黎元洪對此則有動心之意。俄領事則主張兩方先行停戰，北洋

軍退至甯口，靜候談判發展；革命軍不得攻擊北洋軍，亦不得渡過漢水或襄河反攻。劉承恩對退兵及停戰問題，諉之馮國璋，馮國璋則諉之清政府，事遂無成。及漢陽淪陷，袁世凱認為對革命軍已立嚇阻的作用，和南北「議和」的新契機已至，乃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言和。革命軍雖在漢陽受挫，但江浙聯軍迅速光復南京，用以抵補漢陽之損失而有餘，革命軍聲勢反較漢陽失守以前為強大。但是袁世凱的和平攻勢，雖別具用心，如果善予運用，使滿清早日瓦解，民主革命早日成功，也未始非國家之福，故革命軍方面對此，並不予以峻拒。起義各省對和議代表一致推舉伍廷芳，議和開始雖不成問題，但議和時應提何種對案？也需要一個中央政府主持其事，絕不能事事向各省分頭接洽。此為當時革命軍急需組織統一政府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對外交涉需要統一政府來辦理，也是極重要的因素。革命軍急需以中央政府對外建立關係，要求各國的承認，以便施行革命軍的外交政策。當時一個大家想不到的現象，就是革命軍方面如果發生涉外事件，仍須電北京清政府的外交部辦理，即此一端，已可概見革命成立統一政府之重要了。

### 武漢地區提出動議

武昌方面邀請各省代表集會於武漢，動議遲於上海方面，而發電則早於上海方面。時漢陽保衛戰尚在進行中，故各省得電，即派代表赴鄂；但當部分代表到達上海時，漢陽已告淪陷，於是在滬方，如江蘇的雷奮、沈恩孚，浙江姚桐豫、高爾登等電催各省代表來滬集會，並請公認伍廷

與溫宗堯為臨時外交代表。辛亥九月二十五日（陰曆）開第一次會議，作成下列各項決議：一、名稱，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二、會所，以上海為宜；三、電請武昌派代表至滬，參加會議；四、公認武昌為民國中央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五、公推伍廷芳為民國外交總長，溫宗堯為副總長。我們從在滬代表的決議中，有武昌為民國中央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的一點來看，可知當時對中央政府的迫切需要。

鄂省候各省代表不至，知滬上已有集會，乃派居正、陶鳳集至滬，邀請各代表赴鄂開會，會商組織政府，時為十月三日。滬方代表並不堅持原有意見，決定各省留一代表在滬聯絡，餘皆赴鄂。計赴鄂代表江蘇三人，浙江四人，福建一人，山東二人，安徽三人，湖南二人，廣西、四川、直隸（河北）、河南各一人，湖北四人，與湘、粵、鄂、贛代表已在鄂者，合成為全國各省代表會議。時漢陽已失，武昌已在龜山炮台的轟擊之下，安全發生問題，乃改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為集會所。初十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公推譚人鳳為議長，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起草人。旋即擬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而通過於代表會，條文共二十一條，凡分三章，即臨時大總統、參議院和行政各部，其行政各部僅設外交、內政、財政、軍務、交通五部，亦不設副總統，其為臨時湊成的急就章，是顯然可見的。但當時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位統籌全局的領袖，即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僅是臨時大總統產生以後的組織政府之大綱而已，對於當前

最迫切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中央大都督畢竟是權宜之計，名不正，言不順，是不能持久的。

### 黃興與黎元洪之間

當時對臨時大總統躍躍欲試的是袁世凱，但南北和議一時不能進展，中間最大的問題有二：其一，各省繼續衝突的制止問題；其二，是優待清室的問題。前者是北洋軍對革命軍的侵凌，此問題一日不解決，革命是不能忍受的；後者是掃除民國統一的障礙，是袁世凱舉手之勞的事，原無困難；但袁世凱始終假惺惺的以不欺侮孤兒寡婦為辭，多所要挾，實際上只是拖延時間，以便在各省如安徽、陝西、山東、山西等擴充地盤，削弱革命軍的勢力，以便其日後的武力擴張而已。此點，革命軍方面也很清楚。故革命軍不寄望於袁世凱的早日就範，而是力求本身組織的健全和力量的充實。和議若成，則國家早日和平統一之福；和議不成，則以健全之組織與充分的力量，揮師北伐，完成革命統一的大業。當時 國父遠在西歐，從事於外交工作，國內的革命同志對國父什麼時候回國，躬任革命政府領袖亦無把握，故黃興與黎元洪二人暫任革命政府領袖的呼聲甚高。由鄂軍政府暫為中央大都督，作為革命軍的發言人，似乎是推舉黎元洪為臨時領袖的準備。上海方面的代表曾推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則以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而通電反對之。他本人實有意問鼎大元帥之職，由是而代表臨時政府，也就相當於臨時的臨時大總統。但是黎元洪在革命陣營中，素無淵源，在武昌首義前夕，他還是百般設法阻撓革命行動的進展；他之所以成為湖北

革命軍之領袖，不外乎兩個原因：第一，他人緣很好，對新軍中之革命同志，向甚寬大，發生事故後常力主縮小範圍，反對擴大枝連，故革命同志對他向有好感。第二，當時湖北的重要革命同志有指揮大軍作戰能力者都無法執行任務，如劉復基、彭楚藩事前死難，胡瑛繫於獄，蔣翊武走岳陽，張振武與譚人鳳等均不在武昌。故工程營發難，佔領楚望台後，即不知如何攻敵，不能不臨時脅迫隊官吳兆麟擔任臨時指揮官，三日之內定武漢三鎮的，就是吳兆麟的指揮成績。但吳兆麟對武昌的新舊軍，畢竟還沒有號召力，黎元洪便被發現為當時最適宜於擔任此項任務的對象。黎元洪在起義之夕，約其部下的新軍將領假作開會狀，實則加以軟禁，不使參加革命行動。及至黎明，知革命軍聲勢浩大，業已無法阻止，乃囑彼等好自為之而予以解散，他自己也出外避難去了。他的避難所，革命軍本不知道，由於他有兩口箱子中藏有名貴物品，未及攜出，乃命親隨回家，親兵正值黎宅取箱，適被巡邏的革命軍發現，乃加以盤詰，發現了黎元洪的行踪，推代表請其擔任最高指揮官。黎聞敲門聲甚急，乃避於牀下，經被發現，以生死脅之，始允出任，故時人稱為「牀下都督」。由於黎元洪和革命軍關係如此淺薄，故自卑心甚重，對革命軍志士陽示借重而內藏妒忌心甚深，由自卑心而轉生的自尊心又甚高。黎元洪既反對黃興為大元帥，各省代表乃推黎元洪為大元帥，他內心却甚歡喜，但又不敢貿然為革命軍全軍的領袖或代表革命軍全軍發言，乃表示不就；代表會改選黃興為大元帥，而以黎

元洪爲副，黃興以既舉黎元洪在先，不能取而代之，故亦不就；黎元洪既已取得大元帥的地位，又豈肯屈居於黃興之下爲副元帥，亦不就。代表乃改推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在大元帥未到職前，由副元帥代其職權。當時的代表諸公，爲了選擇領袖，可謂煞費苦心，而調停於黃、黎之間，一再變更決議，也可以說窘態畢露。由此，可知當時革命陣營中需要領袖之切，也更可知產生領袖之難。黃、黎二人經過一番互讓之後，黎元洪終於同意了最後的方案，接受暫定大元帥的名義，而由黃興以副元帥代理，他的覆電是這樣說的：

「大元帥之職，曾於來電力辭，諒已電達。頃准山西代表仇亮……等面稱：黃克強君力推元洪爲大元帥，元洪又復固辭。長此推讓，稽延時日，致臨時政府不能即行成立，深恐有礙大局；現代表團公議決，特推亮等來鄂，要求承諾大元帥，並懇黃克強以副元帥職務代行大元帥職務，以定大計云云。元洪復思原爲組織臨時政府刻不容緩之舉，黃君克強宏才碩畫，自足勝大元帥之任；乃謙讓不居，屢推元洪承乏。元洪才識平庸，何敢當此重任？然勸電所載，若大元帥不在臨時政府時，即以副元帥代其職務。既有此明文，元洪固順代表諸公之請，承受大元帥名義，即委任副元帥執行大元帥一切任務。蓋大局未定，機勢危迫，臨時政府急宜成立，故元洪不辭潛越之罪，望黃君與代表諸君子力任艱鉅，急求進行辦法，時賜教言

，以匡不違」。

黎元洪這一通電報，總算解決了暫定大元帥名義誰屬的問題，爲設置臨時政府解除了先決問題的障礙。這裏要補充說明的，是「大元帥不在臨時政府」指的是什麼？原來，南京未下之前，各省代表們所定臨時政府所在地是武昌；如此，並不發生上述問題。及南京既下，代表們改以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黎元洪既駐武昌，是即「大元帥不在臨時政府」的實際。所以這一方案，富有折衷性，當時黎元洪在全國的聲望已甚高，大有代表革命軍發言非黎莫屬的趨勢，故黃克強先生不接受此職，而轉推黎元洪，是理讓，也是顧到湖北同志的心理與黎元洪的地位。及此案產生而爲黎所接受，雙方都已顧到，黎元洪此電所稱的內容，確是實際的情形。

### 國父返國領導得人

當國內正在議論暫定大元帥與副元帥的問題時，在西歐作外交旅行的國父孫先生，致電國內，主張選舉黎元洪爲臨時大總統，各省代表在解決暫定大元帥問題，也着手進行臨時大總統之選舉與臨時政府的籌組。各省代表，初亦屬意於黎元洪，事前曾徵求黎元洪的意見，原電云：「代表團決議於十日上午（陰曆十月）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再由被選舉者電告袁內閣，如和議成立，即當避席，尊意如何？乞示。」這一電報發於陰曆十月七日，黎元洪當即覆電云：

「陽電悉，時勢變遷，清廷不履行停戰條約，於事實上恐生種種阻礙，已決定初十日選舉臨時大總統會，仰見籌籌，極爲欽佩

。……惟現在議和期內，必須出以敏活手段，方可望其和平了局。此舉似宜與伍公妥爲磋商，但能合我共和宗旨，無論何人爲大總統，愚皆歡迎。……」

雙方電文，都出以委婉的示意，並未明言推選或明言願就與否，其中微妙關係，讀者自可神會。但代表團與黎的顧慮，顯然不同。代表團以選舉大總統和組織政府來脅迫袁世凱就範，而黎元洪則以選舉大總統恐有礙和談爲慮，故必須尊重革命軍和談總代表伍廷芳的意見。但他總算表示了「但能合我共和宗旨，無論何人爲大總統皆所歡迎的意見。」這也是一種暗示，即對代表的「避席」作一答覆，就全文觀察之，黎是希望會議能够成功的。

孫先生的電文，喚醒似在夢中的革命同志，革命運動自有其領袖，革命成功，革命領袖即爲國家領袖，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因此，滬上同志首先策動歡迎孫先生返國就任臨時大總統運動。江蘇都督程德全首先發電各省都督，呼籲共同請求孫先生主持臨時政府之組織。程德全的原電是這樣說的：

「各省都督鑒：大局粗定，軍政民政，亟須統一，擬聯東南各軍政府公電懇請孫中山先生迅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以一事權。中山先生爲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我公力顧大局，想亦無不贊成，即祈速覆，程德全敬（即陰曆九月二十四日）」

這個電報當時激起了一片歡迎孫先生返國的

熱潮。的確，孫先生是革命運動的創始人，革命建國理想的發起人，革命黨人心目中的領袖，同盟會章程上載得明明白白，革命政府成立，政府領袖，舍孫先生莫屬。孫先生當時不在國內，爲了應付迫切的局勢，設置暫定大元帥與副元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式組成政府後的臨時大總統一職，求之於革命領袖以外的他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江蘇都督的電報，真是一言提醒夢中人，孫先生對於這一篇歡迎聲，自難置之不理，乃擬當作東歸之計，自法國的馬賽港鼓輪東行，十一月初返抵國門，由滬軍都督陳其美以支電（四日）向各方宣告，當時湖南都督譚延闓首先發電歡迎。譚電云：「聞公到滬，飛電傳來，巨躍三百。謹代表全湘百萬生民歡迎，先生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譚延闓的電報，足以代表當時國民對孫先生返國的熱忱。於是歡迎孫先生返國，又成一片高潮。各省都督如安徽的孫毓筠，廣西的陸榮廷、王芝祥，江西的吳介璋、馬毓賢等，紛紛致電歡迎，或託陳都督轉，或託上海民立報轉，軍民歡騰，真是薄海同慶。

### 臨時大總統的人選

當國父東返以前，國內對臨時大總統之呼聲，以黃興與黎元洪爲高；東返期間，則又有宋教仁與汪精衛二人加入呼聲的行列。此說倡之於章太炎。他曾說：「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由此可知其時國內對大總統人選之意見的紛歧。及孫先生返抵上海，大總統之人選問題始歸一致，也就是革命同志都以孫先生爲天與人歸之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均無異詞。但對政府體制及內閣人選，則主張頗有異同。宋教仁是醉心於內閣制的，當時主張內閣制的空氣甚爲濃厚。章太炎捧宋爲總統之議不成，乃轉而捧爲未來的內閣總理，所謂「鈍初有宰相之才」，就是當時他捧宋的「名言」。爲了新政府是否實行內閣制的問題，集會於孫先生的寓邸。革命黨要人如黃興、陳英士、宋教仁、張靜江、胡漢民、汪精衛、馬君武、居正等均與會。孫先生對內閣制首先提出批評，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說：「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期所宜。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循諸人之意見，自居神聖之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這是孫先生對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第一次發言，也就決定了新中國新政府的體制爲總統制而非內閣制。當孫先生發言後，接着張靜江表示他的意見，他說：「好，先生而外，無第二人能爲此言者，吾等惟有遵先生之意而行耳！」與會者一致贊成，遂成定論。由此，可知當時革命黨的高級同志對孫先生的尊重。即主張內閣制最力的宋教仁，也收回成見，服從孫先生的指示。宋氏並受命翌日赴京，接洽大總統選舉問題。根據胡漢民的記載，當孫先生未返國前，宋氏既力主內閣制，並謀推黃興爲臨時大總統，自任內閣總理。但一聞孫先生的指示，即犧牲原有意見，宋氏的政治道德，實遠出於章太炎等人之上。

辛亥十一月初十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集會，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孫先生以十六票的絕大

多數當選，其惟一不投孫先生票者乃譚人鳳，譚氏並非不贊成孫先生爲臨時大總統，而是對原定的臨時政府組織綱要無副總統的規定，有所不滿，致對武昌首義後的有功人物，無法交待之故。所謂對武昌首義以後有功人員之交待，乃指黎元洪而言，事實上譚對黎也有很深的怨。當漢陽淪陷後，黎元洪認爲武昌不能守而離職，譚人鳳力加阻止而不可能，乃獨任防守武昌的大責任。及武昌秩序已定，形勢好轉，黎元洪回任，而陽推譚人鳳爲代表而至南京開會，事實上是驅逐這位名望高重而又有維護武昌之功的革命者宿出湖北而已。可是譚人鳳並不把這些放在心上，而只是爲大局着想，認爲對首義以後的黎元洪在新政府中應該佔一席地位，而不應置之不理。但譚所投之票則爲黃興，故此中實另有微妙關係。革命志士對事不對人的胸懷，應該永遠垂爲後世的典範。後來臨時政府組織綱要修改，增加副總統一條，黎元洪由此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副總統，實與譚雪老此一主張有關。

### 歡迎熱潮推選經過

各省代表既選孫先生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立即電告，並推議長湯爾和副議長王寵惠爲代表，至上海歡迎孫先生，辛亥十一月十一日（陰曆）的上海民立報記者描述開會時之盛況云：

「昨夜（初九日）在南京代表團開預選臨時大總統會，投票選舉有被選資格者，惟未開箱；議定翌日舉行正式選舉時，用無記名投票法。今晨（初十日）十時起，開正式選舉會，劉之傑代程都督開箱檢票，由湯議

長聲明，……有被選資格者得孫君文、黎君元洪、黃君興三人。當即分票於十七省代表，由議長按省分次序逐呼省名。開票之結果，孫君文得十六票，黃君興得一票，眾呼中華共和萬歲三聲。是時，音樂大作，在場軍學各界，互相慶賀，喜悅之情，達於極點。且此次會場秩序，始終嚴整，為從來所無。

由此，可知會議進行之莊嚴肅穆隆重之一般。十一月十三日，孫先生偕南京派來的代表和高級幹部同志等搭滬寧鐵路特掛花車自上海北火車站出發，赴寧蒞新。上海民立報記者曾記其盛況，有如下述：

「……其時上海各軍隊先時集於車站，擊槍排列，各團體均舉代表敬送，一時蒞止者，不下萬人。車啓，開炮致敬，歡聲震天。過蘇州，在車站附近歡迎者，不知凡幾，共和萬歲之聲，聞於數里，至無錫，有女學生數百人，整列歡呼萬歲，有代表登車，大總統與之握手。常州、鎮江，迎者復各萬人。午後五點鐘抵下關，車稍停，升禮炮。當由寧省鐵路與滬寧鐵路接軌，孫大總統仍乘花車入城，沿鐵路徧懸五色國旗，密佈軍隊。迨總統乘車附城站時，軍樂齊奏，各營隊皆雙手舉槍，駐寧各國領事亦在車站迎接，當時皆脫帽揚巾。各炮台、各軍艦皆鳴炮二十一門，以表歡迎。城內人民，填滿街道，莫不要瞻仰顏色。各街店戶，懸掛燭籠，夾以民國旗幟，頗為壯觀。是夜，天色陰雨

，寒風刺骨，然軍民歡迎大總統與會，仍無少減。孫大總統及從者之專車，於下午六點十五分鐘到總統府。」

「孫大總統危坐車中，四面有重兵護衛，凡閒雜人等，一概不得入車，未幾孫大總統自專車中擁護下車，手持平常軍帽，身穿土黃色呢軍服，並未佩帶肩章金帶類。下車後，當即改乘藍色繡花彩網馬車，有軍樂隊騎馬奏凱旋歌前導，後隨衛兵，向總統府而去。總統府大門，電燈輝耀如晝，以冬青柏枝紮彩，佐以紅色彩綢。馬車既抵總統府，孫大總統當即下車，為黃興徐紹楨迎接入府。」

這一段新聞記載，把孫大總統自上海北站出發至南京總統府的一路情況，描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繪聲繪影處，誠有令人身歷其境的感覺，中華民國開國前夕的民心士氣之旺盛，均於此短文中見之。

孫大總統是在是夜十點鐘就職的。就職時的盛況，臨時政府第一號公報也有一段記載云：

「夜十點鐘，行接任禮。假定副元帥黃興左立，總司令（按即首都衛戍總司令）徐紹楨右立，各軍團長及各部司署科長以上均衣禮服或戎裝，排列兩階。先請總統就位後，各部人員行三鞠躬禮，各炮台復鳴禮炮二十一門。」

大總統受任禮秩序如下：

(一)奏軍樂。

(二)代表報告選舉。

(三)總統致詞。

(四)代表致歡迎詞。

(五)總統蓋印宣誓。

(六)海陸軍代表致頌詞。

(七)總統答詞。

(八)奏軍樂。」

又云：「大總統初臨大禮堂，海陸軍代表與各省公民代表歡呼萬歲。奏軍樂後，代表推景帝君（耀月）報告選舉情形，景氏謂：『今日之舉，為五千年歷史所未有；我國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倒滿清專制政府，使人人享自由幸福。孫先生……今日任職，願孫先生始終愛護國民自由，毋負國民期望。』後來代表致歡迎詞的，也是景耀月。」又吳鐵城在同憶錄中記孫大總統就職時情形說：

「總理於是夜十時就大總統職，儀式簡單而嚴肅。典禮開始，總統從府裏的二堂，出臨正堂，胡漢民等緊隨其後，參加典禮的各省代表，文武百官，站在堂前一張長公案桌前，大禮官（司儀）是徐紹楨，由各省代表團推一人授印，又推山西代表景耀月恭讀頌詞。總統接受印信，宣讀告國民宣言（蓋印後由胡漢民代讀），全場歡呼。然後啓用印信，各代表都得到一幅蓋上大總統印的白布，用作紀念。」

吳鐵城所記與民立報記者所記，大同小異，詳略不一致中，都可以看到這一典禮莊嚴、肅穆、隆重之一般。

誓詞的政治意義

孫先生在就職典禮上，即簽署兩項文書，成為中華民國最重要的文獻。這兩項文書，就是臨時大總統的就職誓詞。誓詞是在代表團代表致歡迎詞後，蓋上總統的印信而由總統宣讀的，這是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綬的第一次使用，其第二次使用，則在宣讀中華民國大總統就職宣言宣讀之前。

孫先生就職的誓詞是這樣說的：

「傾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國民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這一誓詞饒有歷史的和政治戰的意義，值得我們特別加以研究：第一，為此後大總統就職，必須宣誓，創一個最寶貴的先例。第二，就當時的形勢來研究，南北和議，勢在必成；推翻滿清，實為袁世凱舉手投足之勞的事情；但是袁世凱却利用革命軍羣龍無首的弱點，稽延時日，縮小革命軍的勢力，以利其他日帝制自為的作爲。革命軍組織政府選舉大總統，就是針對袁世凱此項除謀，向袁某宣示革命軍是有領袖的，有組織的；和議如能成立，國家之幸；和議倘不能成立，其咎完全是在袁世凱之不推翻滿清政府，革命軍已作萬全之準備，將以武力北伐，來完成國家的統一，並不以袁世凱之北洋軍為不可克復之敵人。但是 國父在就職誓詞中，並不關閉南北和談之門，亦未絕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的希望。我們試

細細體會誓詞後半段所說的：「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云云，試問：孫先生纔就大總統職位，而在就職誓詞中就談到解職問題，豈不太過突兀！進一步說，他的解職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如果北京軍閥繼承民國大統，則列邦承認清政府之原案猶在，故此點為陪襯性質，而最重要的是第一點和第二點，第二點顯然是指北洋軍攻擊革命軍而言；第一點便是暗示袁世凱推倒滿清政府而停止對革命軍的攻擊，孫先生便將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而把這一地位讓給袁世凱。進一步說，民國大總統既有 國父作榜樣，須宣誓以後才能就職，這無異向袁世凱表示：你要做大總統，你必須向國民宣誓。宣誓，在一個梟雄像袁世凱來

說，那有什麼關係；即停止攻擊革命軍一點，在袁世凱看來也無關係，他可以暫時答允，以後再想辦法，而且要瓦解革命軍，也並不一定非使用武力不可。因此，餘下來的，只有如何推翻滿清政府的一條，在袁世凱看來，能夠為滿清政府多爭一點優待，便是他減少一分欺侮孤兒寡婦的罪名；實際上這種罪名，對袁世凱來說，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精神負擔。故 國父的就職誓詞，是富有心理戰或政治戰的意義，但是條件並不高，和議前途，已做開了大門，業已具備成功的條件。 國父對辭職的條件，卑之無甚高論的因素，最主要的可能是黃克強先生對革命軍實力的估計之太低，而且他已暗中派顧忠琛為代表，與段祺瑞代表廖宇春作秘密接洽，進行頗為順利。這些因素，大體上已促使革命軍態度軟化的有力原因了。

#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 著  
定價 四元  
郵撥 一四〇四四號 中外社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揚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于右任、葉德輝、王壬秋、易實圃、易君左、等近代大家名作軼文軼詩，包羅萬象，美不勝收。